

荡 寇 志

(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31.25

字数: 676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98.00 元

目 录

第一二五回	陈丽卿斗箭射花荣 刘慧娘纵火烧新泰	(1)
第一二六回	凌振舍身轰郛县 徐槐就计退头关	(15)
第一二七回	哈兰生力战九纹龙 庞致果计擒赤发鬼	(30)
第一二八回	水攻计朱军师就擒 车轮战武行者力尽	(44)
第一二九回	吴用计间颜务滋 徐槐智识贾虎政	(59)
第一三 回	丽卿夜战扈三娘 希真昼逐林豹子	(72)
第一三一回	云天彪旗分五色 呼延灼力杀西门	(88)
第一三二回	徐虎林捐躯报国 张叔夜奉诏兴师	(102)
第一三三回	冲头阵王进骂林冲 守二关双鞭敌四将	(116)
第一三四回	沉螺舟水底渡官军 卧瓜锤关前激石子	(129)
第一三五回	鲁智深大闹忠义堂 公孙胜摄归乾元镜	(142)
第一三六回	宛子城副贼就擒 忠义堂经略勘盗	(155)
第一三七回	夜明渡渔人擒渠魁 东京城诸将奏凯捷	(168)

第一三八回	献俘馘君臣宴太平	溯降生雷霆彰神化		
				(181)
第一三九回	云天彪进春秋大论	陈希真修慧命真传		
				(193)
第一四回	辟邪巷丽卿悟道	资政殿嵇仲安邦		(206)
结	子	牛渚山群魔归石碣	飞云峰天女显灵踪	
				(220)

荡寇志

第一二五回 陈丽卿斗箭射花荣 刘慧娘纵火烧新泰

却说祝万年与王良、火万城三枝画戟搅做一团，花荣看得亲切，对万年咽喉一箭射来。这也是祝万年名列雷宫，不容妖魔加害，早被阵上陈丽卿心明眼快，瞥然看见，即忙撒枪在地，抽弓搭箭，大叫：“对阵休使暗器！”语未绝，花荣一箭已到万年咽喉。说时迟，那时快，花荣箭到，丽卿一箭也到，两箭相遇，当的一声，箭镞和箭镞射个正着，将那花荣的箭射开数丈，两枝箭都滴溜溜的斜插在衰草地上。官军一声喝采，惊得那贼军个个目瞪口呆。连花荣也吓得倒退数步。丽卿长笑一声，又是一箭，电光到处，那三枝戟上豹尾豁地分开。王良、火万城吓得汗雨通流，不敢恋战，两马飞速跑回本阵去了。祝万年精神振奋，挺戟追去。花荣插弓提枪，慌忙迎住。祝永清飞马杀出，那边欧鹏也慌忙出马。丽卿将弓插了，拾了那枝枪，正待杀出，只见万年、永清和花荣、欧鹏战得不分胜负，各自勒马回阵，两阵一齐收兵。

先说宋江回营，烦闷异常，满拟此番大胜官军一阵，便好夺望蒙山，不料希真将佐如此利害，不能取胜。想起来，不觉忧从中来，长吁短叹。众头领各无言语。花荣见宋江如此，便起身对宋江道：“哥哥休要心焦，陈丽卿箭法却高，小弟倒气他不过，何不竟去下个战书，订他明日专来斗箭。先除了这人，阵上之事就容易了。”宋江依言，当夜修起一

封战书，差人往希真营里。

且说当日祝永清收兵回来，希真在山上迎接入营，安放人马。少顷，设酒叙宴，谈论本日战阵之事。万年深谢丽卿救命之恩，丽卿道：“花荣那厮端的好箭，名不虚传。此人不除，将来阵上好生不便。”言未毕，忽报敌军有战书呈上。希真拆开看时，只见上写着：

“山东义士宋江致书于总管阁下：窃以两将相争，各为其主。人各有技，将各有能。贵营中陈丽卿，决拾专能，仆姑擅妙。每挟关弓之术，常图暗箭之施。但正士不尚阴谋，君子何妨争射。与其潜身以取事，不如明奏以图功。敝寨中有花荣者，艺亦成名，学能志毅。兹届两军相见，何妨一矢加遗。各尽其才，各施其技，专诚斗箭，共睹张弓。余器不列于阵前，他将不容乎助战。纵有死伤而勿论，必分胜负以收兵。肃泐奉陈，立请时日。”

希真看罢，回顾丽卿：“花荣要与你斗箭，你意何如？”丽卿听了这句话，正如天上脱落一个大宝贝来，欢喜得五脏开张，对希真连称道：“有何不可，有何不可！爹爹就批了今夜何如？”希真笑道：“无此理也。你既愿去，竟批明日。”当时将战书批了，交来差带了转去。

次日黎明，宋江部署人马，黄信、鲁达等头领，均着保守新泰。这里先调齐鸟枪兵、长枪兵、短刀兵，列为三层，派欧鹏、王良、火万城管领，都藏在阵后，只等花荣射杀了丽卿，便乘胜冲杀过去。调弓箭兵做了头阵，花荣领兵，宋江押阵先行。当时三声号炮，鼓角齐鸣，拔寨齐起，杀到望蒙山下。早有营门小校报入希真中营道：“贼兵来也。”希真

便传弓弩兵簇拥了丽卿。这里安排枪炮、剑戟、刀牌各队，埋伏阵后，等待丽卿得胜，即便冲杀。祝永清、祝万年、栾廷玉、栾廷芳、召忻、高梁随着希真齐出，只留史谷恭率领唐猛、娄熊、花貂、金庄看守山上大营。当时三声号炮，官军一齐下山，就山下一片大空地上扎了阵脚。恰好两阵对圆，各品三通画角，震天震地一声呐喊。须臾两军静荡无声，两边无数勇将俱在阵脚边远远观看，静等陈丽卿与花荣斗箭。只见贼军一边旗门开处，花荣先出。那花荣头带一顶铺霜耀日红缨凤翅金盔，身披一副榆叶钩嵌唐猊铠，腰系一条镀金狮子蛮带，前后兽面掩心，系着一条绯红团花战袍，下穿一双卷云黄皮靴，左佩一口赤剑，右悬一壶修干铜牙箭，手中持着一张桦皮青鹊弓，坐下一匹惯战能征大宛名马，不带别项军器，拍马直到垓心，等待斗箭。这边阵上丽卿见花荣不带军器，也不带那梨花枪，只一副弓箭，放辔而出。那丽卿头戴一顶闪云凤翅金冠，身披一副连环锁子黄金甲，腰系一条镀金夔龙钩心带，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系一条大红湖绉绣凤战裙，下穿一双盘金飞凤鞋，左佩一口青剑，右悬一壶雕翎狼牙箭，手中持着一张塔渊宝雕弓，坐下一匹飞电枣骝马，缓缓纵到核心。两阵上寂静无声。

那边花荣见丽卿出阵，便在马上横弓欠身道：“女将军听着，俺花荣久慕神箭，愿请赐教。”丽卿道：“既是将军先愿比箭，就请将军先射。”花荣纵马放开，厉声道：“有僭了！”言未毕，翻身开弓，飏的一箭。丽卿即忙抽箭，搭在弦上，紧对着花荣箭头，一箭射去。杀气影中，电光飞到，将那花荣的箭对头一激，两箭力不相让，箭锋错过，丽卿的箭斜向花荣一边去了，花荣的箭也斜向丽卿一边去了，两箭

都不伤人，空掷在衰草地上。两阵上都看得呆了。花荣道：“女将军且住。若照如此，只管箭镞对箭镞射过去，射到几时。须得另议章程，立分胜负。”丽卿道：“花将军意中待要怎样射法？”花荣道：“此次后，你三箭，我三箭，轮流代换。你射时，我不动手；我射时，你也不许动手。”丽卿道：“甚好，仍请将军先射。”说罢，便带转马头，泼刺刺向东而走。

花荣纵马赶上，右手放下缰绳，便去壶中拔箭。丽卿的马已驰电般去了，幸亏花荣的马还追随得上。花荣在马上扣弦搭箭，暗想道：“这贱人很不易取，我须用声东击西之计。”便把那扣好的这枝箭取下，交与左手和弓一并捏了，右手便将弓虚扯一扯。丽卿听得脑后弓弦声响，急忙闪避。花荣便从他闪避这边一箭射来。丽卿闪了个空，晓得中计，便索性往闪的一边再闪过去。那枝箭恰恰的往耳边拂过了。希真在阵上替丽卿捏一把汗，宋江连称可惜。

丽卿的马已跑到围场尽处，把马一兜，霍的回转身，望西边跑来。花荣也勒转马头，就势里赶将来。地上八盏马蹄，斗风击电价奔走。丽卿识得花荣利害，十分提心。花荣因初计不成，心内已有些虚怯，抽箭在手，又生一法，想道：“我用送往迎来之计，看他何如。”即忙搭箭弦上，却将马一拍，往斜刺里便走，便把那弓拽满，却不去觑准丽卿，偏将那箭锋向丽卿马前过去少许地方一箭射去。丽卿见他马向斜刺里走，早已识得，偏却要蹈险逞奇，竟放心一马冲去。那枝箭已横飞的到了胸前，丽卿只把身子往后一仰，顺使用手将那枝箭杆一扑，那枝箭远远的跌落在地下了。宋江及众贼将都大吃一惊，希真及诸将都同声称奇。

花荣心中十分焦躁。丽卿见花荣如此利害，因想：“再闪了他一箭，须要让我射了，好歹要结果了他。”只见那马跑到西边尽头，忽地又回转身来。花荣见丽卿转马，猛想得到一个移远就近之计，便将自己的马立住了，将箭藏在身后，只等丽卿的马迎过来，霍地翻身，飏的一箭，向丽卿劈面射去。丽卿不慌不忙，张开樱口，将那箭头轻轻的衔住，面不改色。花荣及两阵上的人一齐失惊，一片骇声不绝。

丽卿见花荣失惊，即将花荣的箭搭在弦上，飏的射来。花荣急忙闪过。这箭出人意外，若非花荣急避得快，当下便已断送性命。当时花荣闪避了这箭，拍马便走。丽卿的马奔雷掣电价追上，第二枝箭已发。花荣不及提防，箭锋已到后颈，花荣急闪，那枝箭已从头颈边贴肉的刮过，花荣惊出一身大汗。背后弓弦又响，花荣急扭过身子，把手中的弓忙去一隔。丽卿第三枝箭早到，只听泼刺一声，花荣的弓干已被那箭劈碎。这是丽卿的连珠箭法，神化无比，精妙绝伦。花荣看得目瞪口呆。丽卿高叫道：“花将军，且请回阵换弓，再来比较！”花荣更不答话，拍马回阵去了。丽卿也放马归到本阵。希真、永清迎接丽卿入阵，都咋舌称险。丽卿道：“爹爹休慌。只是花荣这厮好生了得，他头一箭险些着他的手。”希真道：“你此时劈碎了他弓干，已算得胜。我看斗箭一事就此停止，速将阵后鸟枪兵放出，乘其不备，掩杀过去，倒好得个大胜。”丽卿道：“不可。孩儿已约他再来比箭，岂可失信。”永清道：“兵不厌诈，但能得胜，失信何妨。”丽卿道：“我也不但为此，这人不除，终是大患。今日好歹要射杀了他，以便日后阵上放心。”希真拗他不过，只得依了。丽卿在阵中少息，等待出阵。

那边花荣回阵，宋江迎入，只是摇头咋舌。花荣下了马，略坐坐定了神。宋江口里不说，心中踌躇，想：“此番若再教花荣出去，深恐万一失手，又送一个兄弟；若不再出，又实实气他不过。”只见花荣开言道：“这陈丽卿果然利害，待小弟略歇歇力，定要去除灭了他。一来为兄长去一大患，二来小弟方才折弓之耻也须泄忿。”

宋江未及回言，只听得对阵起鼓，丽卿已出。花荣急忙换张新弓，又添了几枝好箭，飞身上马，纵出阵前。两人相见，更不答话，开弓便射。但见两骑奔轶，一似飞电相追；两箭往来，一似流星相逐。各逞本领，各显神奇，足足的放了七八枝箭，你来我闪，我去你逃，两边各无伤损。丽卿心下焦急起来，因想：“此番若不射他的马，断难济事。”此时花荣马在前奔，丽卿马在后追。当时搭箭弦上，拽满雕弓，眼睁睁觑定花荣坐马后跨，一箭射去。花荣回头看时，只见那枝箭向着下三股风也似的追来，便识得是射马，即忙把缰绳一偏，那马霍地一跳，那箭从马腹下过去了。花荣大怒，便也飏的一箭，向丽卿马头对得准准地射来。那匹飞电枣骝马，见有箭来，不待人去照应，急窜向斜刺里去，那箭却射到空处去了。丽卿大怒，一箭往马左射去，花荣急忙避得；一箭又从马右射去，两箭幸而都射不着。花荣心里惶急起来，暗想：“这番认不得真了，不如乘他射马之时，他正全神照顾下面，我却出其不意，射他头盔，不管他死伤何如，我便算得胜回营。”算计已定。谁知丽卿心中也生算计，一心要借射马作样，略放高些射他的肚皮。正是人各有心，各不相知。

此刻两阵上的主帅将官兵卒，都静悄悄的提心观看。只

见两弓齐开，两箭齐发，花荣的箭略早些儿，一箭过去，丽卿头盔飞去。希真阵上一齐大惊。花荣大喜，蓦地里一声狂叫，一箭中腹，仰后而倒。宋江大惊退后，希真挥军杀上。丽卿得意已极，插弓在袋，挽了头发，抽剑当先，杀入贼军。贼军见花荣阵亡，个个心胆碎裂，那敢迎敌。希真、永清已统领大军，枪炮夹着箭矢，潮涌般杀上来。宋江又气又惊，神识已昏。欧鹏、王良、火万城只得紧紧保着宋江奔逃，那有余神约束全军。只见官军个个精神奋发，大呼掩杀，贼兵早已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黄信在新泰城内，闻报大惊，即忙领兵出城接应宋江。宋江、欧鹏、王良、火万城纷纷随着黄信逃入城中。官兵已到城下，贼军把城门急闭。官军乘势攻城，幸喜城上早有准备，攻了半日不下。希真传令收兵，就把新泰城团团围定，四周扎下了营寨。

天色已晚，希真传令各营，开筵畅饮。酒席之间，众人赞扬丽卿，声不绝口。丽卿摇头道：“今日之事，只好算个侥幸。其实那花荣端的好箭，当今之世，只怕再要第二个花荣断没有了。想今番也是他命该绝，不然，这箭有何难避。”希真、永清都道：“花荣真个利害，今番除灭了他，我们真大放了心。”大众各各欢喜，酣饮尽欢而散，准拟次日攻城。

且说宋江逃入城中，急得神昏气败。黄信代他料理登城守备之事。宋江半晌神定，想到花荣阵亡，兵马大败，官军逼临城下，事势危急万分，真是无法可施，不觉放声大哭道：“天绝我也！”众人急前解劝。宋江收泪痴坐，浩然长叹道：“花兄弟与我患难至交，不料今日和他分手了。”不觉大哭。众人又慰劝了一番，宋江方问起守城之策。黄信答道：“方才敌人逼攻城下，小弟和众人协守，挡御一阵，此刻已

退去了。现在已探得，他已沿城筑营，竟把我们团团围住。”宋江听了，接连顿足道：“不好了，不好了。我这新泰城内，虽然钱粮充足，器械完备，只是被他久围不解，终于难支。况且此刻泰安，莱芜两处，也被官兵大队扼住，不能来救。望蒙山又被希真夺去，他若从望蒙山窥探我城中虚实，最为便捷。我却如何守得？”众人皆相向无言。宋江叹道：“使吴军师在此，我何至于此，徐官儿真害杀我也！”当晚无话。

次早黎明，忽报陈希真兵马攻城。宋江急忙与众将登城守备，只见官军数万蜂拥而来。丽卿当先一马飞出，见宋江在城上，便哈哈大笑道：“瞎强盗，我教你不要夸口，今日何如又是一员上将决送了？”气得宋江暴跳如雷，便要开城决一死战。忽想前日为不忍一时之忿，失将亡帅，今日锐气新挫，未可轻出，只得将那股气捺了一捺，捺下去了，便当心守城。

希真见宋江此番激他不动，只得传令硬攻一番，但见城上城下枪炮之声，乒乒乓乓，震天动地。这边希真攻法十分勇猛，那边宋江守法亦十分严密。攻了一日，不分胜负，只得收兵回营。希真道：“攻城原无猝拔之理，只有将兵马分为数队，轮替攻打，昼夜不息，方可集事。”永清道：“正是。只是我早上教史谷恭在望蒙山探看城中虚实，为何此刻还不来回报？”说未了，忽报史谷恭差人来报知城中之事。希真即叫传来人进来。来人将城中情形，细细的禀述了一番。希真道：“据此说，这城倒一时难破，如何是好？”那来差献上一封小禀，希真拆开看时，乃是史谷恭拟一攻城之策，希真点头称是。次日，希真依了史谷恭之计，点兵攻城，攻了一日，只是不动。当晚，永清想了一法，第三日又

去攻城，仍然不下。话休絮烦，那希真、永清督令官兵，接连攻新泰城，攻了十余日，那城楼雉堞，虽然也攻坏了数处，宋江坚守得法，随坏随补，终是无隙可乘。希真、永清日日登望蒙山窥探城中，有时就在望蒙山与史谷恭商量计策。

这日，希真正在望蒙山，忽报江南云龙公子同刘慧娘到来，前来请见。希真讶然道：“这事奇了！云统制丁艰回籍，久已挈眷同行，今日何以复来此地？”急请入见。云龙、慧娘都上前请了安，希真道了契阔。二人又与永清、丽卿等相见了，让了坐。希真问道：“贤梁孟随同尊人回籍已久，此际何来？”云龙道：“父亲回家不多几日，正在料理祖公窀穸之事，特奉圣谕，因山东正在整饬戎行之际，不可疏忽，即着父亲夺情办事，仍回原职。因此，父亲赶办葬事已毕，随即起行。先令小侄奉母率眷，先行抵署。因闻大军在此，特来进谒。”希真道：“原来是尊大人奉旨复任，这于梁山事宜，大有裨益。二位此来，亦是奇遇。”便吩咐备酒，就在山上摆开筵席，与云龙夫妻接风。席间云龙、慧娘问起破贼之事，希真从汶河渡麇战之事，逐节说了，说到活擒李逵，二人俱啧啧称奇；说到箭射花荣，二人俱深深佩服丽卿。渐渐说到目下攻围新泰已有十余日，总不能破，慧娘回眸一望，便对希真道：“这山下望城中，历历分明，形势为我所据，理宜即速可破。”希真道：“就是这城中钱粮充足，器械俱备，无从设法。”永清道：“秀妹慧眼，想必分外看得分明。今日既已来此，合是天赐其便，何不就请贤妹探看一遭，或有破绽可寻。”慧娘欣然首肯。当时席间，希真、永清、丽卿、云龙、慧娘等人，各各细叙些别况。

酒阑席散，日方过午，慧娘一时高兴起来，便道：“趁今日天色未晚，甥女就去探望一遭。”希真、永清皆喜。当时希真、永清、丽卿、云龙、慧娘五骑马同出营前，望下去，只见新泰城雉堞圈围，鳞居比列。云龙道：“贼中莫说无人，这点碟子小的城池，却这般守御得法。”丽卿道：“可惜没有这样长的火箭，不然放火烧了他。”慧娘一听丽卿的话，猛回头看一看，那营前这枝旗竿横影在地，欣然得计，便吩咐随从人去行李内取那算筹、标杆、象限仪三件家伙来。随从人应了去。慧娘忽走近旗杆前，细细将那影看了又看，又向城中一望，皱眉道：“这座山恐防用不得。”踌躇了一回，又纵目四望，忽见东边一座高峰，慧娘指着问希真道：“这座峰头是何名字？”希真道：“叫做东高峰。就同这山相连的。”慧娘道：“既如此，我们且往那里去看看来。”当时等带了算筹等三件家伙，便一同到了东高峰。慧娘拣了一片平地，立起标杆，量了日影，布了象仪。向城中一望，布开算筹一算，又将象仪向影上一量，口里自言道：“这山在城的正东偏南十五度，正是乙山辛向，一定好用了。且待算这山的高低，并离城的远远看。”当时又竖起标杆，挂起象仪，测望一回，布了算筹，道：“这山原来高七里，离城中十二里。”又算了一回，便笑着对希真道：“姨夫快去安排人马，来日巳初三刻，此城立破矣！”四人一齐惊喜，希真、永清忙问其故，慧娘道：“回营去再说。”

当时五人一齐回营，进帐坐地，慧娘道：“那年公公收降白瓦尔罕之时，甥女得其火镜之法，能引太阳真火于十数里外，射入贼营烧毁诸物。方才甥女听卿姊说想放火箭，因此募想到此法。但此法须山之高低远近方向，与太阳地平经

纬，一一符合，方可应用。甥女见这望蒙山在新泰之南，太阳到南方，总是午正前后，其影最高，这山不见得高，所以不合用。那东高峰一处，说也奇极，竟是天生成烧这新泰城的。缘此地北级距天顶五十四度，此时在白露节后，太阳距北极八十四度。甥女算定明日巳初三刻，太阳地平经度系正东偏南十五度有零，却好这东高峰向城中是乙山辛向，也是正东偏南十五度有零，与太阳地平经度符合。至于太阳地平纬度，系高三十度稍强，却好这山高七里，离城中十二里，用切线法取之，也是高三十度稍强，与太阳纬度符合。到了这时刻，只须在这峰头安施火镜，那太阳真火便直射城中。更有巧极妙极者，甥女算其火光所射之地，正是粮草房；稍移一度，便是火药局。城中无故火药自炸，粮草自烧，贼军必然惊乱。乘其惊乱，一攻而破矣。”

希真大喜，便请云龙、慧娘少留一日。当夜升帐，分派将官兵马：祝永清、祝万年领六千人马攻北门；栾廷玉、栾廷芳领六千人马攻南门；召忻、高梁领六千人马攻西门；主帅亲带陈丽卿、娄熊、花貂、金庄领八千人马攻东门。查得新泰西北有清江渡一区，宋江如失城逃出，必奔泰安，此路必经之所，便派真祥麟、范成龙、唐猛领兵四千名前往埋伏；又派史谷恭前去司掌望信号之事。其余老弱带伤之兵，均着看守望蒙山，即请云龙督领，并护从刘慧娘在东高峰上审候时刻，安置火镜。分派已定，众将纷纷领令而去。个个磨拳擦掌，只等明日巳初三刻，便要一齐动手。

且说宋江在新泰城中，日日提心守御，真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所幸城中钱粮器械，通盘计算，还可支持一年，略为放心。不料这一日宋江正在东门，看见希真全队人马早

已围住各门。宋江全神照应外面，忽城中叠次报来，粮草房无故火发。宋江急回头一看，其时天高日晶，万里无云，诸物风燥，只见粮草房中烟焰障天，烈火横飞。宋江大惊，急令黄信镇守东门，弹压军心，休得惊乱，自己急忙下城，方要查问何人失火，忽见前面震天动地的一个冲天霹雳，房舍屋宇，砖瓦椽木，尽行腾空拔起，黑焰障天，乃是火药局内数万斤火药无故崩炸。城内大惊大乱，人声鼎沸，只听得乱哄哄讲话，有人亲眼看见天上射落一团大火，以致火发。

宋江惊得不知所为，四门官军早已呐喊登城。鲁达、李俊、王良、火万城率领八百名锐骑，保着宋江，冲突北门而出。正遇着祝氏弟兄率众攻城，鲁达手提禅杖，大吼一声，当先冲出。李俊保了宋江，紧紧跟了鲁达先走。永清、万年两骑已拦腰遮来，把王良、火万城截留城中。万年挺戟邀斗王良、火万城，永清飞也似追宋江去了。万年与王良、火万城奋勇厮斗，正在胜负难分，永清因斗不过鲁达，便撇了宋江转来助万年力战。王良正在舍命苦斗，不防永清一骑冲到，王良急忙招架，永清已一戟刺入左胁，往外一摆，死于马下。火万城大惊，急忙与万年虚架一戟，勒马向人丛中便走。万年骤马追去，对后心一戟，早已了账。永清、万年各取了首级，领兵进城去了。

那南门欧鹏闻城中沸乱，大吃一惊，正欲差人查问，只见栾廷玉、栾廷芳已率众登城。霎时官兵布满城上，见有贼兵，即便砍杀。欧鹏知不是头，欲待逃去，早被廷芳邀住。欧鹏只得转身厮斗，不防廷玉已杀到背后，一枪刺入左腿，欧鹏扑翻于地，众兵急前捆住。廷玉、廷芳便押了欧鹏，领兵进城去了。